



轻雨微凉，湿润了白墙斑驳的小巷和江南旖旎的风光。水乡经过岁月的重重磨砺，一街一道、一屋一桥、一水一船、一草一木、一烟一雾、一声一语……那般错落有致、清幽和煦，散发着来自古时记忆的悠远气息。

一叶小舟劈开清波，将粼粼的光影漾满整条水巷。坐在船头的是一名女子，一袭轻如云雾的半袖罗衫，手执一把翠绿的油纸伞，一颦一笑，身姿曼妙。她身侧的楼榭亭台，在水色风光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为这缥缈悠然的水墨画卷添了活色生香的妙笔。

鳞次栉比的茶馆开在河边。沈晨曦倚窗坐着，看那轻舟穿过五亭桥，在一间挑着两串嫣红灯笼的老店门前泊下。

那女子在水色飘曳里下船，转身进了客栈。

陈默向搭着汗巾的伙计，要了一壶龙井和几样点心。茶用曼生壶盛了，壶型与香气同样清新可人。点心是一碟甜润软糯、入口即化的万三糕，两份皮薄馅嫩、晶莹剔透的三味圆，都是周庄的名品。

陈默抬起头，见晨曦还向窗外望着，随口说：“别看了，她叫樱落。”

晨曦满脸诧异，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人家可是半个‘网红’。”陈默笑起来，把宽屏手机翻个身，亮在他眼前，“喏，这是‘樱花落’的直播，她正在对面的茶楼里，拍周庄的美食。”

晨曦把脸凑近去看，只见那雪色罗衫女子果然立在镜头前，容颜绝色、楚楚动人，脸颊上一丝恬淡，明眸里三分清冷，肤色却比衣衫还要苍白，像是黛玉般的女子。

“她怎么不像寻常的‘网红’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哪会有流量？”

“你还是别操心了，”陈默夹了块青甜的豆绿色松子糕，慢慢品着，“她啊，半生漂泊事，一个可怜人。”

晨曦没接话，以目光为尺，飞速打量着，“从国画构图角度看，她的容貌和身材是天然的工笔，增一分太肥，减一分太瘦。尤其是周身散发的那种恬静从容的气韵，自在画境之外，很难捕捉，却浑然天成。”

“喜欢人家就直说，别找借口。”陈默调笑着，旋即眉头一皱，轻语道，“只可惜……”

## 二

从茶楼回来，樱落左侧胸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她走到窗边的木纹书案前，拿起那个模样老旧却擦拭一新的保温瓶，想给自己倒口水喝。

瓶子小巧别致，粉红色瓶身上有孔雀尖嘴般的瓶口，是从家乡起就跟着樱落的。今天，却感觉它有些沉重，她握着白色把手想提起，竟十分吃力。

突然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樱落胸口袭来，像一道闪电横穿整个胸腔，一直刺入右手指尖。这是第几次了，她记不清。樱落大口喘息着，将不住颤抖的身子，缩进铺着方格棉垫的藤椅里。两行清泪顺着她因痛楚而抽搐着的皎洁面庞，慢慢滑落。

与偶发的突袭不同，胸部持续阵痛和隐隐作痛已是家常便饭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疼痛有时甚至顺着后背一直绵延到脚跟，同时伴着双腿麻木，这时常让她每走一步都感到灌铅似的沉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和煦而飘摇的春风从木屋八角窗棂外轻轻拂来，像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樱落慢慢抬起头，绛紫色的嘴唇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樱落的童年是在早春一片油菜花海的山乡里度过的，那片金黄是她永远不忍触碰，却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色。

她有一个很好的妈妈，怀孕期间还在操持家务，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耕作，却在劳累中动了

胎气，让她成了早产儿。她有个狠心的爸爸，嗜赌成性，动不动就打骂妈妈。樱落出生后，爸爸看到是个女孩，对妈妈的打骂变本加厉，甚至想把樱落偷偷卖掉换赌资。

妈妈跟爸爸离了婚，独自把樱落带大。在樱落的记忆里，爸爸从没回来过，只是个风声树影般的空落印记。

慢慢的大的樱落出落成全乡最漂亮的女子，苗条的身子如含苞待放的菡萏亭亭玉立，一双水汪汪的秋瞳像会说话似的，惹人怜爱。樱落高中时，去了县城读书，县艺术团的冯秋梅老师一眼相中了她。于是樱落在课余时间跟着冯老师学了半年昆曲，竟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“名角”。

可惜祸不单行，不幸再次降临到母女俩身上。17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樱落昏倒在排球课

## 人间四月天

张天航



上，经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或许是孕期营养不良及早产的缘故。母亲带她去北京做了几次手术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很快再次加重。满头白发的大夫摇着头，说樱落不过20岁，那年，她已经18岁了。

那一年春节，母亲在绝望中精神恍惚，从桥上掉进冰冷刺骨的星江河。尸体被村人打捞上来，停在路旁枝条如鬼魅般伸长的柳树下。

萧瑟晚风从褐红色山谷奔赴而来，吹落寒鸦静默的杳杳黄昏。万家团圆的爆竹声里，樱落真想随妈妈去了，省得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居无定所、身无分文。

三天后，年迈的外公、外婆从西北边陲匆匆赶来，给妈妈下了葬。望着他们，樱落于心不忍。自知时日无多，她谢绝了亲人的帮衬，从此放弃治疗，用外婆塞给她为数不多的医药费，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。

樱落过去层林尽染的富春江，在细雨尽处垂怜落红，走过碧浪柔波的海棠湾，在春色最浓时沐浴夕阳；穿过白雪皑皑的兴安岭，在莽原之上仰望苍穹；越过狂风怒号的罗布泊，在戈壁深处凝视死亡……为了支付旅行费用，她学会了网络直播，用镜头记录和传递着生命的细微感受。两年的时光飞逝而过，她脆弱的生命如漂泊的浮萍，仿佛随时都会沉没在时光的漩涡中。

三月间，樱落从上海过了水色空蒙的淀山湖。周庄桨声灯影的慢生活，让她似乎找到生命的原点，她留了下来。一家留守老人看樱落无依无靠，在南湖岸边为她整理出一方闲置的小院落。每天，她随手记录平静的日子，发到网上。清淡的温情成了她独特的风格，大概，那也是她对世界最后的寄托。

两位留守老人常伯和纪婶，为她的生活和拍摄提供些帮助，有时还参与其中。

就这样，樱落无奈无挂，过起幽静的水乡生活。她穿着亲手缝制的汉服，走过逸飞油画里的双桥，做过阿婆茶必备的咸菜苋、青团子，酿过色味醇美的万三酒，还制过细密坚实而小巧玲珑的竹编。她从不用美颜，也不接受合作，沉浸在日子的宁静和心灵的淡泊之中。

对樱落来说，在天光水色里平静离开，未尝不是一种纯粹而恬淡的幸福。

那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开车回家，下了车，经过那条回家的必经小路。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无数次了，没有路灯，一边是居民楼，一边是树林。我总觉得那树林阴森森的，有些骇人，所以我每次都是速度很快地通过。

可是那天，我居然听到树林里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像是在叫我的名字，我一下子站定了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慢慢地扭头，看向那片树林，发现深处闪着亮光，那处光一闪一闪，那个声音还在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。我吓坏了，扭头就跑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

我决心不理会，谁管那是什么。

可我还是低估了人的好奇心，那声音天天如此，叫得我心里实在痒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要进去看看，带上新买的电击棒，我终于一步步靠近了那处光源。

“是谁？”我壮起胆子大声喊了一句。那个声音停了几秒，接着又喊起我的名字，只不过，这回变成了喊我的小名。

我吓蒙了，不会是跟踪狂吧，在监听我？不然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！”

我的质问有些没有底气了，并且做好了随时逃窜的准备，我颤颤巍巍地举起电击棒，又向光源处移近了一点。

离近了听这声音更奇怪，像是生病了，语气轻轻的，又好像贴在我的耳朵边很小声地呓语，有气无力的。我向四周望了半天，谁也没看见，只有一棵树在发着细微的光，它比起其他的树都要瘦小许多，又很矮，难得看地佝偻着，好像身上压了多重的担子一样。

“吃得好不好？我看你又瘦了。”

怎么还自顾自聊起家常来了？我不那么害怕了，却觉得莫名其妙，便没搭话。

“怎么还没找个男朋友？总一个人也不好。”竟还管起我的事来了，我有些不快。

“你也敢自己开车上路了，没有把车砸坏吧？”

“我都开了快两年了，熟练得很。”我终于还是没忍住。

那声音也没理会我的情绪，自言自语似的又说了好多话，说我头发长了好多，又问我工作忙不忙……我慢慢放下了手里的电击棒，竟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起来，她似乎有问不

完的问题，可我转天还要上班，必须要离开了。

离开前，我问她，你究竟是谁。

她说，我是树童。怪新奇的，但她说的话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从那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去那棵树旁跟她说

几句话，她每天都有新问题，新问题里也混着老问题，这时我会告诉她，你问过一遍啦，她也不在意，问过一遍还是继续问。

我只好看着那棵佝偻的发光的树，一遍遍回答她的那些问题。

这天，我照例去找那个树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每天来这里，不厌其烦地解答这棵老树的疑惑，但鬼使神差般地，听她说话，心里莫名会觉得很亲切。直到那天，树童问了我一个新问题，好像忍了好久才问出来一样，格外艰难。

她问我，你想姥姥吗？我愣住了。

姥姥五年前去世了，我是姥姥从小带大的，我，姥姥、姥爷，我们住在平房里吵

闹着，一直从幼儿园到我上中学。可不知从什么时

候起，我再也沒回姥姥家住过，后来上了大学，甚至很少有机会见他们。我每次回家，姥姥都要抓着我问东问西，上大学问我学习，工作了问我工作，我被问得烦了，总用一句话搪塞她：“问这么多干嘛，你也帮不上忙。”

姥姥却一点儿不在意，这话

她听多了。直到我坐在病房里，看着她鼻子插上管子，声音渐渐虚弱，她还要问我，问我中午吃了

什么，问我冷不冷，问我……

那会儿我舍不得再跟她顶嘴了，我多想她能永远问下去，永远

不离开我。

这树童好奇怪，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

就在我疑惑时，我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抱住了我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一只粗糙的手抚过我的头发，捧着我的脸……

我忽然惊醒，这才感觉到满脸热乎乎的眼泪。原来，是我梦见了姥姥。

这树童好奇怪，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

就在我疑惑时，我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抱住了我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一只粗糙的手抚过我的头发，捧着我的脸……

我忽然惊醒，这才感觉到满脸热乎乎的眼泪。原来，是我梦见了姥姥。

小时候，姥姥常会抱着我，给我讲故事。她说，人死了，就会附身在一棵树上，变成树童，陪在自己最亲的人身边。姥姥以后就要变成一棵树，永远陪在你身边，监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。

那时的我吐了吐舌头，挣开姥姥的怀抱，跑到一边去了。

（作者系河北工业大学大一学生）

## 树童

高亚楠



## 青春园地

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

投稿邮箱 wyzkzhanlan@ sina.com

## 三

晨曦下了蓝花布篷的摇橹船，沿着湖岸石子小径走向桃红掩映的荷塘。春风刚刚吹绿桃树的嫩芽，桃花只开了离离的几簇，大多结着心形的花蕾。路旁淡淡清香的迎春却全开了，满树黄艳艳的一片。

水岸深处的那座庭院不大，落英疏淡，不知经年。一间紫红木屋形制古朴，房顶铺了卷边的黑色油毛毡，屋旁半间草棚上，疏影横斜着的，是几束寒梅缠绕的缤纷。两只翘着剪刀尾巴的雨燕发出清脆啾鸣，在梁上的巢穴飞进飞出，为春天欢快地忙碌着。

柴门的松木板裂开了口子，用几枝藤条束着，静静地在古镇和时光的尽头，三分虚掩。晨曦轻轻走了进去，透过八角镂花的旧时窗棂，看到书案前凝神提笔的她。

轻灵的阳光从尘世之外洒落下来，她的飘逸长发和清纯面容，静谧得如同拉斐尔笔下的油画。

“抱歉，打扰了。”晨曦微微欠身，“我叫沈晨曦，江南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来采风的。”

樱落起身，一袭轻柔的青色襦裙随风垂落，一双青鞋踏在荷叶上，露出脚尖，惊醒了晨曦。

“昨天看到你在茶楼的直播，气韵和风格很好。”晨曦的心脏剧烈跳动着，不敢直视她温婉的目光，“我想为你画一幅画。”

樱落清丽的面容上，掠过一丝淡然，“画什么呢？”

晨曦不知道她是否同意，还是拒绝，隔着疏影暗香的轩窗和春意盎然的世界，与她静静相望。是啊，画什么呢？她柔情目光里，那份简单的自在，还是这小小院落中，一片纯净的安然？

晨曦知道，世间太多的心绪只在言语之外，此刻的她以及她生活里的很多经历和过往，他还不能理解，难以琢磨。

“先进来喝盏茶吧。”樱落说着，却没有动。

风在他们之间，轻灵吹来，又回旋着，悠然飘远。

晨曦似乎从她的沉静里读到了什么，淡淡一笑，“等我想好了，再来。”

樱落也笑了笑，不知是礼貌地送客，还是遗憾地告别。

## 四

穿越千年的幽幽渔火，点染着夜周庄的迷离清梦。北市街雕梁画栋的古戏台前，围绕着赏月品茗的游人闲客。戏院门口的万三味道，五颜六色的桥灯和飘摇的船灯，一静一动，伴着节奏舒缓的欸乃桨声，与沿河人家苏州评弹的隐隐琵琶声。

飞火流萤间，岁月从未改变这里的旧时光，只是年年人不同。

后台化妆室里，梳好软硬头面的樱落，在香腮抹了粉红的胭脂，唇上涂好大红油彩。肤色白里透红，发髻珠光宝气的扮相，更显色秀容、花明雪艳。

她身旁的化妆镜前，套着发网的冯秋梅，正往内色底彩上打着面红。樱落侧过身子，将定妆粉递给她，话音如丝帛般轻滑：“老师，劳您专程把县艺术团带来，还要为我唱首曲目。”

秋梅团长四十岁年纪，身材高挑而清瘦，生着一双温婉动人的丹凤眼。她把粉盒接过，疼爱地看着她：“樱落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，你以后跟着团里吧。”

樱落从戏服架子上，拾起水袖飘然的浅粉色绣花帕，思忖片刻，轻声道：“冯老师，如果明年我还在这里，就回去了。”

## 五

巴黎的夜，飘动着干邑般沉醉而温柔的气息，查理闪烁的星光、街心花园的鸢尾百合以及公寓对面的天台酒吧，都披上了浪漫的迷彩。

这间12平方米的公寓，家具齐全，却陈旧不堪。英吉利海峡吹来的长风，从窗缝里送来瑟瑟的春寒，有时会令晨曦忆起南湖岸边的那方恬静庭院，以及荒老柴门旁，几枝桃花似有若无的鲜妍。